



团团圆圆过大年

陪老妈过年

在外奔波快三十年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，赶在除夕正午，回家陪母亲吃一顿真正意义上的年夜饭。

我早就从城里动身，到家时，日头正悬在头顶，阳光把老屋的木门晒得暖烘烘的。我推开了木栅前门，柴火气和肉香瞬间扑面而来，母亲正守在灶台前，忙着烹制年菜。

“你咋今天回来啦？”她回过手，手在围裙上一擦，脸上一下子笑开了花。86岁的人，头发全白，背也驼了，可眼睛一见到我，就亮得像灶里刚添的柴。“嗯，回来了，陪您一起过年。”我把带来的鲜鱼和肉，轻轻放在灶台边。“玉兰呢？”母亲问。“去陪她妈了，我们说好的，今年各陪各妈。她妈也93了。”“这多好啊，都是孝心啊。”母亲点点头，又转回锅边，“你哥今儿想拉我去城里饭店，我没去。外面饭菜再好，哪有家里这口锅做出来的香？我也吃不动了，不想去。”

堂屋里摆着一张擦得干干净净的小木桌。桌上是母亲早就备好的年夜饭：一大碗栗子炖肉，肉炖得酥烂，栗子粉糯；一盘金黄焦香的豆皮炸干，是她一辈子的拿手菜；还有一小盆炖柴鸡，汤浓味厚。全是农村过年最实在的硬菜，没有花哨摆盘，都是顶饱、暖心的饭菜。

我刚坐下，母亲忽然开口：“倒杯酒吧。”我微微一怔。父亲走后，家里再没动过酒。她慢慢挪到碗柜前，踮脚从最里面摸出一个小玻璃瓶——最便宜的半斤装高粱酒，瓶身上蒙着一层薄灰。“你爸留下的，就剩这点了。”她把酒瓶轻轻放在桌上，“过年了，你陪你爸喝一口。”我拧开盖子，倒了小半杯。酒味清烈，刚咽下去就喉咙辣到心口。母亲不喝，只拣着花生米，安安静静看着我，像从前看父亲喝酒时一样。“你爸活着的时候，就稀罕这一口，就着花生米，能坐一中午。”她轻声说，目光落在桌旁空着的位置上，仿佛人还在。

我一口酒，一口菜，也不时抬头看看父亲的遗照。母亲不停地往我碗里夹栗子、夹炸干、夹鸡块，嘴里反复念叨：“多吃点，路上冻着了，家里的菜好吃。”

回想起我们兄弟三个，小时候一到过年，就围着灶台转。尤其是母亲炸干子的时候，我们趁她不注意就偷捏上几个，烫得直哈气也不肯松手。那时候人多热闹，她从早忙到晚，却总把最香、最酥、最烂的美食，悄悄留给我们。如今人口少了，可味道一点没变。

“村里今年更冷清了，”母亲慢慢开口，“前街的王婶，秋天走了；后巷的老田叔，也没熬过这个冬天。年轻人都在外头，过年回来晃一下，屁股没坐热又走了。”我低头吃饭，心里发酸。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子，正和母亲一样，一点点老去，安静得只剩下旧时光。“我不去饭店，那是他们的热闹。”母亲放下筷子，语气平静，“我就守着这老屋、这灶台，等你们回来。你们在，这桌子才不空，这年才像年。”一句话，说得我眼眶有点发涩。

一顿年夜饭，吃得慢，也吃得静。电视里时时飘出贺岁声，窗外是暖阳，小木桌上，是肉香、酒香和人间烟火气，我们娘俩，就算是一整个年了。

吃完饭，我抢着收拾洗碗。母亲坐在屋里老木椅上，膝上盖着条磨得发亮的毛毯，没一会儿，头就一点一点地打晃，手里还攥着遥控器，肯定是困了。“妈，困了就到炕上睡，我来守岁。”“不困……一年就这一夜，得守着。”她强撑着眼皮，可睡意早已压不住。我半哄半扶，把她搬到炕上。

屋里陈设简单，一口早已掉漆的红木柜，炕上叠着母亲亲手缝的几套棉被。柜角晃摆着父亲中年时的一张面容清秀的遗照，应该是早年在院子外照的，笑得很温和。我替母亲掖好被角，她几乎头一沾枕头，就沉沉睡去了。

回到堂屋，我把灶膛里的火拨小，留点底火。老辈人说，

除夕留火种，来年香火不断，日子不断。阳光慢慢西斜，院子里安安静静，只有几只麻雀在地上跳来跳去。我坐在木椅上，什么也不想，又什么都在想。想母亲这一生的操劳，想我们兄弟三人常年在在外奔波，想那些回不去的热闹场景，也此时此刻难得的安稳。

我知道，再过几天，我又要回市里，回到忙不完的生活里。母亲会依旧守着这座老屋，这方小院，这口陪了她一辈子的铁锅，把思念熬成日复一日的等待。可至少这个年，我在。阳光落在她熟睡的脸上，柔和而安详。她就在我一转身就能看见的地方，平安，健康。这就足够了。

陪一年，少一年。从前只当是句老话，如今坐在母亲身边，看着她慢慢老去的模样，我才真正懂得这几个字里，那沉甸甸的分量。我轻轻走到炕边，在心里轻声说：“妈，明年除夕，我一定还回来。还在家里吃年夜饭，给您打下手。”

屋里很静，只有窗外淡淡的风在漫不经心地吹着。旧灶尚温，亲人尚在，我感觉这就是人间最好的年了。

(范文军)

四世同堂过大年

今年过年我家最热闹，已经是四世同堂了。

婆婆过了年已经90岁了，耳不聋眼不花，生活还能自理，就是偶尔有点小糊涂。我丈夫57岁，我56岁。也算是正当年，身体都健康。大女儿早已结婚，与丈夫在同一单位上班。他们生育一女一儿。外甥女六年级，非常优秀，年年考试得奖状。小外甥一周半，特别调皮，每天蹬上爬下的。你若喊他，他就扭动软糯的小身子，手舞足蹈做鬼脸，有时还用眼睛夹两下，翻个白眼表示抗议，逗得我们一家人开怀大笑。年底二女儿在北航读研结束，领回了师兄回家共度春节，估计离婚也就不远了。小儿子虽然上的是职校机械班，但是年底也收到了优秀奖奖状。

春节一家人围坐，菜肴丰盛，心情愉悦，大家举杯同庆新春，四世同堂，其乐融融。这是我们最近几年过得最好的一个年。此时拍照留念，让记忆不老，让2026年更加辉煌。

(刘翠艳)

听舅舅讲姥爷的光荣历史

正月初五，我们兄妹去给舅舅拜年。谈话间，我们问起舅舅是否还保存着姥爷当兵时的证件，舅舅从西屋拿来几个证书、三个纪念章。这些证书和纪念章虽然年代久远，但被舅舅精心保管，泛黄的页面上清晰地记录了姥爷的革命生涯。证件里有姥爷的入党申请书、立功证明书、复员军人证明书，纪念章是解放华中南纪念章、华北解放纪念章和立功纪念章。这些资料都是我们第一次见到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慈祥和蔼的姥爷跟普通的农民没什么两样，他勤勤恳恳干农活，没有一句豪言壮语，小时候我们听到姥爷当过兵的往事，多是姥姥讲给我们的，印象最深的是姥姥说她带妈妈去姥爷部队探亲的趣事，完全没有姥爷经历战斗、出生入死、屡立战功的光荣事迹。今天，我们仔细翻看着姥爷的这些证件，这些奖章，一旁的舅舅给我们详细讲述着姥爷的往事，姥爷那段光辉的历程徐徐浮现在我们眼前：1948年11月，姥爷成为一名革命军人，1950年1月由于政治坚定、表现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姥爷的连队是机械连，是战斗中冲锋在前的连队。姥爷曾参加了解放华中南和华北的战争，从姥爷的立功证明书中可以得知他曾经立过七次功，立功事迹里详细介绍了姥爷每次立功的情况。1954年11月，姥爷由于身患胃炎，积极服从组织分配，回原籍参加地方工作，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。手捧着这些证书、奖章，聆听着舅舅的讲述，追忆着姥爷的音容笑貌，我的心里异常激动。姥爷虽然离开我们好多年了，但我们对姥爷的思念有增无减，我们也为有这样的姥爷而自豪。

(刘红娟)

在老家过年

每年春节我们全家都要回到老家团聚，20来口人热热闹闹的。宽敞的客厅，空调散发的热量使我不再像多年前那样冻得缩手缩脚；厨房里抽油烟机的运转，煤气炉绽放的蓝色火焰，总能让我回忆起过去的日子。

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农村的变化之大，总让我有些恍惚的感觉，脑海里还在翻腾着同事的调侃：“你过年一回来总是顶花带刺的。”这句话，让我回味了多少年。

想当初作为儿媳妇，不得不随老公去婆家过年。对于我这样从小在楼房里生活的城里人，去乡下简直就是煎熬。白天陪着婆婆做饭，洗碗，穿堂风冻得手手都是裂纹，柴火的烟雾熏得人睁不开眼，看着家里男人们潇洒地外出串门，我恨自己身为女人，凭空多受了很多罪。不过再想想，我比婆婆的命运还是好了许多，于是也就少了些委屈。

夜里火炕热得烫人，身上却总觉得被子薄，一冷一热，然后是满嘴火泡。年年如此，过年如过关。那些不情愿无法倾诉，因为眼前这些都是婆婆颇为自豪的幸福生活。一句带刺的比喻，让我叹服，太精辟了。用美好的词汇，把艰辛轻描淡写得恰到好处。

50多年前，我头一次来婆家，抱着两个月的儿子，坐在炕头上，一位70多岁的老人对我鞠躬拜年，口中叫着“大奶”，我惊得不知躲到哪里才好，心跳得

没了节奏，就想喊快来救我了。还好婆婆进来了，说咱家辈分大，出门走走，年长的人很多都是小辈。我第一次听说年龄大的反而辈分小。我也出门了几次，但是很犯怵，本来一群老头老太太在外面晒太阳，老远见到我就都恭恭敬敬地站起来打招呼。我总是抢着先问好，只是硬生生把准备好的“爷爷奶奶好”憋了回去。现在那些老人们都不在了，留在我脑海里的一幕幕细枝末节却清晰得如在昨日。

我孙子已经大学毕业了，由于我们的楼房是独门独院，他与村里人都很陌生。饭桌上孙子有些惊讶地说了一句：“有个大妈管我叫叔叔。”话音落，屋里顿时笑声一片。

去乡下过年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，当年是挤着上班车，是一路的颠簸，如今变成了孩子开着私家车，奔驰在平坦宽阔的公路上，简直是享受几十分钟的观光时间。那置办一桌美食要冻得缩手缩脚烟熏火燎的煎熬，也变成了今天自来水一开冷热随意的自在，如今的过年的情形与当年对比简直就是天壤一般。

从前过年，做媳妇的只有一个字：忙。现在，一家人有大把的时间玩闹。我老公常会归纳总结，以显示长兄的领导能力。他表扬三弟：“给我剃头，还要带我去搓澡。”四弟媳发言了，这个与我儿子同龄的人，至今未听到叫一声“老婶”，却丝毫没有年龄上的示弱：“大哥，怎么不表扬我？我也给你剃头了，就是没带你去洗澡！”四弟媳的话又引来一阵哄堂大笑。

这一大家子多开心啊，年过得真好！

(张琪)

春节的感动

今年春节给我留下最多的是感动。初四，我抱孩子下楼时，左脚扭伤了，去医院拍了CT，诊断结果为左腓骨远端骨折，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，我住院了。轩弟给我买了跌打损伤的药和冰敷袋，缓解疼痛和淤肿；鹏弟推着轮椅，陪我做了一天的检查。入院前两天多亏了这两个弟弟，平日工作忙，大家天南海北凑不到一起，今年大家在医院里相聚了，原因竟然是我扭伤左脚。可能，这就手足情吧，一种血脉的魔力。

初七，我做了一项重要的决定，选择保守治疗，不做手术了。寥寥数字，却让我挣扎了一天一宿，写下来谈何容易。这就意味着我的脚关节可能会不牢固，以后还会有扭伤。和管床医生聊了一下我的手术过程，如果手术，医生会在我的骨头里钉上两个钉子，再用针线把韧带复位。两个钉子和这根绳子会在我的身体里待一辈子，并且身体可能会有排斥反应，需要做二次手术把绳子取出来。由于绳子和钉子的加入，脚部的神经受损，导致脚趾发麻，不可逆不能医治，而且手术后也不能保证不会再次扭伤脚踝。再加上管床医生说出“村里的人崴个脚，不都是在家休息两天就接着干农活”这种含蓄的话，我觉得他是在暗示我可以不用做手术。

一时我也云里雾里，想听听家人的意见。于是我们又找了一位专家，把诊断片子拿给他看，他给的答复是：骨折移位不是太明显，可以选择保守治疗。他的这番话像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，也为我的决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。在一番沉默后，父亲首先表态，他说那年爷爷的脚扭伤后肿得像包子，完全静养慢慢地就好了，我脚肿得还没爷爷的大呢。不过，最后还是我自己做的决定，保守治疗。妻子一直站在我的身边，全程支持我，理解我，陪护我，幸福的具象化也莫过于此吧。

接下来是漫长的静养时期，美其名曰：喜提小长假。我只希望我的身体争口气，豹速恢复，少被人伺候，不辜负每个家人的关爱，去经营更多生活的美好。

(孙斌)

喜遇儿时班主任

正月初四，大姑姑让我回村参加乒乓球比赛。到了村大队部，我正在乒乓球室里与人练球，门开了，两个中年女人簇拥着一位戴着灰色帽子的老人走进来，旁边有人喊：“丁老师过年好！”

这位老人居然是丁老师，我小学五六年级在联小读书时对我最好的班主任。

“丁老师还记得我吗？”我扔下拍子，跑到她面前，握着她的手，激动地摇晃着。老师拍着我的手臂说：“当然知道，你是我的得意门生阿荣呀。”我与她紧紧拥抱，老师爱怜地拍拍我的脸，说：“多大的人了，还这么爱激动，来，咱们打两局。”我惊讶地望着她：“老师，您还能打乒乓球？”我又望向她身后的两个女人，那是丁老师的两个女儿。她们对我微笑示意，大女儿对我说：“别看我妈今年83了，也报名参加了乒乓球比赛，还是唱歌比赛的评委呢。”

老师手握球拍，步伐虽然有些慢，可是出手稳健而丝滑，扣球，拉球，削球，各种技术无不娴熟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想当年，我打乒乓球的启蒙者就是丁老师。课上她非常严肃，但到了下课时间，就与我们这帮十五六的孩子打起乒乓球来，可活泼呢。不过她现在可是83岁的老人了，我真怕她有什么闪失，结果倒是我因为长期不运动，打了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了。打了两局后，老师要去当唱歌裁判了，她的背影依然挺拔，银发梳得整整齐齐，丝毫不见老态龙钟的疲态，周身反而透着一股昂扬向上的精气神。

看着她的背影，我的思绪飞回了联小的课堂上。那个时候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少，所以在居中的地带成立了一所联小，五六年级的都到联小去上

学，丁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，她教语文，是我文学路上的启蒙者。我喜欢读书，喜欢写作，写出的作文总能得到老师的偏爱。除了让我当班长，丁老师还常常把我的文章当成范文，在班上一字一句讲解其中的亮点，私下里还把她珍藏的书籍借给我看，我就是受她的鼓励而生出了文学梦。

丁老师对我的关爱，并不止于课堂。有一段时间我的父母闹别扭，我的心情受到影响，成绩直线下降，老师看出了我的不对劲，找我谈心，我哭着向她说了家里的事情，老师晚上就与我一起回家，和我父谈了整整两个小时，从那以后我的父母再也没有在我的面前吵过架。另一件事也让我铭记一生。那是六年级过儿童节那天，我们要去乡里的中学表演节目，但我的红裙子被钩坏了，我急得大哭，甚至想放弃演出，怕裙子坏了被人笑话。丁老师快速地从她的包里拿出红色的丝线，将被钩坏的地方快速缝上，还贴心地缝了一朵小红花，让人看不出任何缝补的痕迹。之后老师将裙子给我穿上，对我说：“我希望你以后遇到困难时不要轻易放弃，记住，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”这句话，如同一颗种子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，成了我一生的处世准则。

比赛结束后，我与老师领完奖品，边走边聊。得知我也将步入退休的年纪，老师说：“辛苦了大半辈子，马上就要退休了，往后要保重身体，好好享受生活，别太操劳，平安健康。开心快乐就是最大的福气，将钩坏的地方快速缝上，还贴心地缝了一朵小红花，让人看不出任何缝补的痕迹。之后老师将裙子给我穿上，对我说：“我希望你以后遇到困难时不要轻易放弃，记住，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”这句话，如同一颗种子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，成了我一生的处世准则。

(赵金荣)

今年过年多俩人

多年以来的春节，我家就是一家三口平淡淡淡地过。今年不一样了，多了两位，一位是我老爸，还有一位是我老公的好友——他的家人都回山东老家过年了，他因事耽搁没能回去，我们邀请他来我家过年。他是中医，我们称他“曹大夫”。

年夜饭我做了十二道菜，有爸爸的最爱猪爪、螃蟹、鲍鱼、大鲤鱼等。五个人围桌而坐，爸爸戴着一次性手套，一把抓起了大猪爪，把米饭推给我说：“拿走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我才不吃饭呢！”我起身要把爸爸手里的猪爪掰下来一块，并叮嘱他：“你血压高，血脂高，糖尿病，要控制好饮食，这猪爪只能吃半个，然后你随便吃螃蟹，吃大鱼……”

我话还没说完，曹大夫问了一句：“老人家多大年纪了？”老爸一边啃猪爪一边回答：“80。”曹大夫一听，盯着我说：“得了，你别往下抢猪爪了，这么大岁数，他想吃啥吃啥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别拦着他了。”爸爸一听这话可乐坏了：“你看，人家大夫都让我随便吃了，你还管着我少吃这个少吃那个的，啥都不让吃活着还有啥意思？”爸爸一边啃猪爪一边夸赞曹大夫：“这孩子好啊，啥都让我吃。”爸爸虽然80岁，耳不聋眼不花，而且满口原生牙，啃骨头是他最开心的事。

这一顿爸爸吃得太嗨了！看他面前的一堆骨头，曹大夫来了一句：“老人家，我服了您！我们这些年轻人没一个能吃过您的，您活过一百岁没问题。”

“一百岁我还活不够，我还想活一百五十岁呢！”老爸笑着表达了他对长寿的渴望。

(张爱琪)

发红包

赶在春节前，给爸妈理发、洗澡，提前拜年的亲友们看见爸妈的状态，都表现出一种惊喜的样子。除夕，妈按时起了床，精神也不错。爸很重视礼仪，看见妈从屋里出来，抱拳说：“过年好！”我赶紧转告妈：“我爸给你拜年呢。”妈说：“那我给谁拜年呢？”我说：“你是老祖宗，我们给你拜年，你给我们发红包。”妈笑着说：“不用拜年，都欢欢喜喜的就中了。”中午按着惯例，依次发压岁钱，妈年龄最大，压轴。把钱给了妈，妈先发出去一个，然后就不知该怎么办了。没有接到红包的孩子着急，嘴里一直说着“谢谢姥姥，谢谢姥姥”，手就伸过去拿……每年的春晚我们都是忠实拥趸，今年没有等到《难忘今宵》就匆匆入睡了，希望给爸妈的爸妈明年会更好。

(白桂云)

